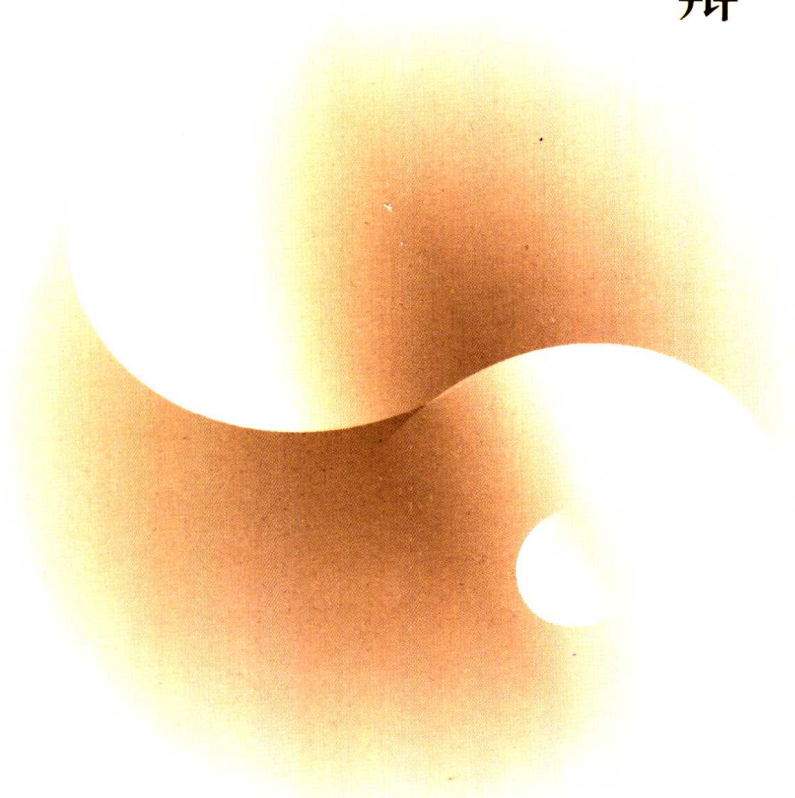


「英」葛瑞汉／著 张海晏／译

论道者

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葛瑞汉 著 张海晏 译

论道者

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 (英) 葛瑞汉著；张海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

书名原文：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ISBN 7-5004-3867-2

I. 论… II. ①葛…②张… III. 哲学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D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619 号

图字 01—2003—3188 号

责任编辑 郭媛

责任校对 晓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2

字数 441 千字

定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
by Angus C. Gra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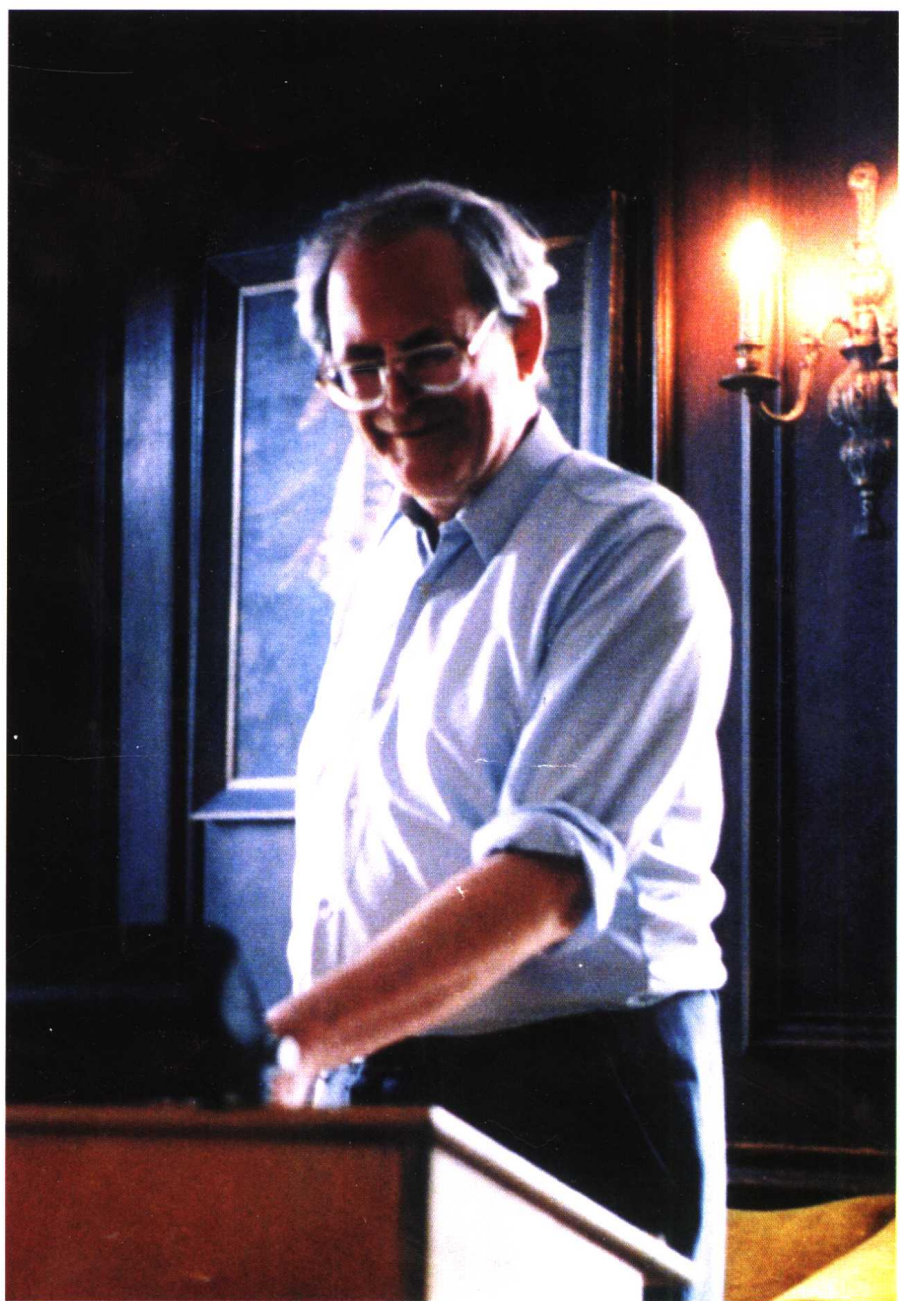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copyright © 1989 b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

[英]葛瑞汉 著

本书中文版权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有



葛瑞汉 (A.C.Graham)

中文版代序

在英语世界，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一本系统的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先秦的哲学史。学中国哲学的人们所读的，主要是美国卜德（Derk Bodde）教授翻译的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直到1989年，葛瑞汉教授的《论道者》出版，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论道者》这部书，从西方学者的立场，全面诠释了自孔子到荀子各家的哲学思想，有许多新的见解，因此一问世便受到广泛重视和欢迎。

1981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不久就有朋友对我说，中国学术界对英国汉学家只知道李约瑟，其实葛瑞汉也很重要，西方学者认为他们可以相提并论。当时我常坐火车去伦敦，多次访问葛瑞汉教授任教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简称SOAS），但是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国家。我与他相见，是在随后我应邀在亚非学院研究的时候。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是英国，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汉学中心之一，所出版的学报也负有嘉名。80年代的亚非学院远东系，葛瑞汉德高望重，此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的，还有谭樸森（Paul Thompson）、艾兰（Sarah Allan）等好几位，可称一时之盛。系里常举办汉学讲座，伦敦和周围的学者都来参加。葛瑞汉教授在伦敦郊外的居所，也是同行学者及学生们常去聚会论

学的地方。他和夫人张德葆女士的盛情，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亚非学院退休以后，葛瑞汉教授较多时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继续研究著述。1989年秋，我在亚非学院遇到他，他心情十分欣悦，告诉我《论道者》一书终于印出了，并当场送给我一册样书。我在感谢之余，赶快绎读，对其规模之大，钻研之深，殊为敬佩。想不到，1991年他便辞世了，我写了一篇悼念的小文，登在那年第4期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

葛瑞汉教授的丰富论著，在他生前没有能介绍到中国来。1996年，《清华汉学研究》刊出了他的论文《〈鹖冠子〉：一部被忽视的汉以前哲学著作》，原作见1989年《亚非学院学报》，为其晚年作品，这大约是他的著作首次译成中文在这里发表。近年，他关于二程的专著也译出了，知道其大名的人渐渐增多。

葛瑞汉教授治学范围很广，但主要精力是在先秦哲学。研究《庄子》，翻译《列子》，使他蜚声于世。《论道者》可说是他平生研究的总结，博得汉学界的高度赞誉。现在这部书译成出版，将使中国读者对他在汉学上的贡献有深入的认识。

然而《论道者》的翻译是非常不易的。葛瑞汉教授此书之所以出色，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出身于牛津，受过西方哲学的严格训练。他是哲学史家，又是哲学家。正因为这样，只有对中西哲学思想都相当熟悉的人，才能够担负译书的工作。记得在90年代，张德葆女士和我曾反复就此讨论，并在选择译者方面做过尝试。

张海晏博士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又教过英语，曾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那里进修了西方哲学。在翻译上也有很好的基础，译出了艾兰教授的《水之道与德之

端》。他在译作时极为认真，精益求精，每一章一节数易其稿。遇到障碍，绝不苟且马虎，或查检，或请教，务求克服为止。以这样精神完成的译文，自然不是书肆中不时出现的那种粗制滥造的翻译可比。

能为葛瑞汉教授这部名著的中译本作序，我极感欣幸。谨在此表示对葛瑞汉教授的深切怀念，并感谢张海晏博士为此投入的巨大精力。

李学勤

2002年8月23日

于清华大学

国际汉学研究所

英文版原序

这是一部中国古代哲学通史（公元前 500—前 200 年），得益于近数十年来有关中国哲学文献、语法和注释研究的进展。它的主题同样多地关注于哲人们想什么与他们怎样想，焦点集中于对抗学派间的争论。我们现在得知，后期墨家文集的理性论说（rational discourse）比我们原来想像的要多得多，尤其是自从学者们对充分考虑到的后期墨家文集的文献问题不再感到畏惧以来。但本书也同样关注与西方理性极端相反的思维模式的分析，关注《老子》的格言、阴阳宇宙论的关联性和《周易》的占筮系统等。本书中的直接引文有时超出我所要解释说明的范围，以避免将“思想”与思和说的危险分离，除了“兼爱”（墨子）、“性善”（孟子）和“性恶”（荀子）等标签和口号外，思与说几乎被后人遗忘。

20 世纪早期用英文著述的中国哲学的主要著作，出自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激发而重新考察自己传统的中国人，如接受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胡适与接受新实在论（Neo-Realism）的冯友兰。近年来，最具创意的观点来自西方汉学与专业哲学的交汇处，如哲学家芬加雷特（Herbert Fingarette）的《孔子：神圣即凡俗》（*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以及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哲学家郝大维（David Hall）合著的《通过

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国人一样，只有当我们将中国思想与我们自己的问题关联起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痴迷于它。我不顾忌自己脚踩两只船：分析思维完全脱离关联思维 (*correlative thinking*) 的不可能性，以及用来解释中国思想的准三段论 (*quasi-syllogism*) 也改变了我们关于西方道德哲学的视域——并非由于认为理解中国哲学依赖于吞没自我，而是因为它确乎有赖于对自身的哲学思考。严肃对待中国思想，并非只是承认其中的某些理性（与或许否认“哲学”之名适用其他方面）的事情，也不只是在《老子》哲学诗或《周易》占筮手册中发现某些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它的研究总是涉及当代的重要议题，在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及科学史、以往概念体系的解构 (*deconstruction*)、思想与语言结构的关系问题以及思维与逻辑的关联等方面的当代重要课题。

本书参考了中国文献现有的英文译本，但所有引文全都是重译的。这对于保证关键词译法的一致性是不可少的。不管怎样，可资利用的翻译必然代表了 19 世纪以来汉学研究进展的全部水平；读者如在旧译本中查找本书的引文，有时会发现难以识别。本书采用的是汉语罗马拼音系韦德—贾尔斯拼音系统 (*Wade-Giles system*)。这里偶尔提供声符，以便在一词多音的情况下区别发音，否则将容易混淆（如殷纣〈Chòu〉被周〈Chou〉推翻）。

由于本书是为了对哲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撰写，故可资利用的中文或日文的学术著作只有在证明没有西方文字译本的情况下才被提及。我很抱歉如此这般对东亚的学术成就的重要性来说也许不够公正。为了肯定别人给予我的帮助，我应该提到我在这一领域工作 30 年或更长时间以来与之富有收获地讨论这些题目的学者；我尤其感谢曾阅读过本书手稿并提出批评建

议的克里斯托弗·哈布斯迈尔 (Christoph Harbsmeier)、安乐哲 (Roger Ames)、罗思文 (Henry Rosemont)、罗思 (Hal Roth) 和罗伯特·亨里克斯 (Robert Henricks)。

我也希望在此感谢我曾在那里撰写本书的研究机构：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语言系；美国布朗大学 (Brown of University) 宗教系；夏威夷大学 (University of Hawaii) 哲学系；以及我最初在那里从事中国语言与哲学研究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目 录

中文版代序	李学勤 (1)
英文版原序	(1)
导言	(1)
一、天命秩序的崩溃	(11)
1. 保守的回应：孔子	(11)
礼与乐	(13)
政府若礼仪	(16)
天与神	(19)
统一道德的纲领	(24)
孔子与 20 世纪西方哲学	(29)
儒学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	(40)
2. 激进的回应：墨子	(42)
三表法	(46)
功利主义的检验对传统实践的批判	(50)
统一的道德原则	(53)
国家的集权化与官僚化	(56)

天、神与命	(59)
墨家学派的划分	(63)
3. 返归隐居生活：杨朱学派	(66)
杨朱学派的学说	(70)
假定的杨朱利己主义	(74)
4. 小社会的理想化：神农乌托邦	(80)
神农的黄金时代	(82)
许行	(86)
神农理想的影响	(87)
5. 理性论辩的加剧：诡辩论者	(90)
惠施	(92)
公孙龙	(98)
《白马论》	(103)
《指物论》	(109)
《左右论》	(113)
6. 主体性的发现：宋钘	(115)
《管子·内业》	(120)
二、从社会危机到形而上学危机：天人相分	(126)
1. 从孔子到孟子：道德根植于天赋的人性	(131)
政府	(133)
与告子辩论人性	(138)
人性善	(145)
两部儒家文献：《大学》与《中庸》	(155)
2. 从墨子到后墨：理性功利原则的道德的再锤炼	(161)
知与名	(163)
化与必	(166)

先验	(169)
第一原则：言说（名实合的知识）	(174)
《名实》对言说艺术的修正	(178)
第二原则：伦理（行的知识）	(183)
第三原则：科学（实的知识）	(188)
第四原则：论证（名的知识）	(195)
3. 从杨朱学派到道家庄子：返归自然以顺天	(199)
“道家”之名	(199)
《庄子》其书	(202)
庄子的故事	(204)
对理性的蔑弃	(206)
后墨对理性的辩护	(214)
自然	(218)
自然启示	(224)
梦与觉	(227)
天与人	(229)
语言	(233)
安于生死	(237)
“庄子学派”的发展：“大人”的形而上学	(239)
三、天人分途	(247)
1. 道家老子：自然的统治术	(250)
老聃其人与《老子》其书	(250)
道	(254)
反	(259)
无为	(269)
神秘与现实	(271)

2. 儒家荀子：道德系控制人性的人类发明	(273)
天	(276)
人性	(282)
心	(291)
礼乐	(295)
名的学说	(302)
(1) 所为有名	(303)
(2) 所缘而以同异	(305)
(3) 制名之枢要	(306)
3. 法家：非道德性的治国之术	(308)
顺应变化	(311)
法	(314)
论权力、道德与法律	(320)
官僚政治的控制	(324)
法家与《老子》	(327)
4. 两种政治异端	(335)
对世袭君主制的批判	(335)
中国无政府主义问题	(342)
《庄子》的原始主义	(350)
四、帝国及天人的再统一	(356)
1. 宇宙论者	(359)
原始科学与现代科学	(359)
关联思维与关联宇宙建构	(364)
汉代以前的宇宙论	(371)
二元对偶：阴阳	(378)
四与五：五行	(389)

《管子》以水为本的宇宙论	(407)
《周易》	(410)
2. 杂家学说及儒学的胜利	(425)
附录 1. 中国道德哲学的准三段论的划分	(438)
附录 2. 中国思想与汉语的关系	(444)
注释	(490)
英文缩写表	(520)
参考文献	(522)
人名索引	(545)
主题索引	(553)
葛瑞汉论著目录	(585)
译者后记	(592)

导 言

中国像“古代世界”的其他文明那样，从公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的觉醒时期便形成它的基本观念，这段时间被雅斯贝尔斯 (Karl Jaspers)^[1]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即古希腊与古印度哲学家、希伯来预言家和琐罗亚斯德 (Zarathustra) 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创造思维似乎在任何地方都是涌现于敌对小国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之中；在中国始于接近公元前 500 年的政治分裂时期，且可以断定，由于公元前 221 年帝国的再统一而丧失了推动力。

我们现在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始于殷商的甲骨文，商朝传统记载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此前是夏朝；商朝于公元前 1040 年为邻国周族所推翻。^{*}周朝称他们的最高权威为“天”(Heaven)，一个几乎与天自身无别的天神 (sky-god)，帝是商人的高位神 (high god)；他们宣称，被征服的商朝因其虐

^{*} 对于公元前 1122 年这个周克商的传统日期现已被普遍放弃。最近的提法是公元前 1045 年 (Nivison. "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 1983, pp.76—78)，公元前 1046 年 (Pankenier. "Astronomical Dates in Shang and Early Chou," *Early China* 7, 1981/1982, pp.2—37)，公元前 1040 年 (Nivison. "1040 as the Date of the Chou Conquest," *Early China* 8, 1982/1983, pp.76—78)。